

# 那些难忘的场景

## ——我的东南亚之七

唐颖

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是在2002年的年初,那年我在新加坡电视台为华语电视剧担任编剧。这么多年过去,有些场景仍然令我难忘,这也是我爱上东南亚的始初。

那时,911发生不久,我和丈夫带着未满八岁的儿子,去一个陌生国家难免有些忐忑。但新加坡电视台那些马来西亚华人同事的善良质朴,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年幼的儿子,一路受到格外照顾,遇上需要排队的公共交通或景点,总是有保安过来让我们优先进入,这些保安通常是马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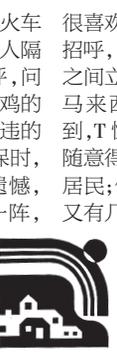
在吉隆坡附近的金马伦高原回来路上,我们弯去怡保,有几小时的停留时间。怡保是著名华人影星杨紫琼的家乡。都说怡保出美女,此言不虚,在怡保老城见到的怡保女子有着江南女子秀丽的脸庞。

那天傍晚,为了吃怡保著名美食芽菜鸡,我们一路询问着找过去。暮色已降临,黄昏时经过好几条安静的街口,我们一家三口中国人寻找芽菜鸡已经在小城传开。人气很旺的大排档自然出现。所谓芽菜鸡是一份套餐,搭配白切鸡、葱油豆芽菜、河粉、肉丸汤和一碟油鸡蒸出的鸡汤。

当年的口感我已记不得,却仍然记得小城居民的热情。从大排档回火车站的路上,不断有行人隔着街和我们亲切招呼,问我们是否找到吃芽菜鸡的食摊,仿佛我们是久违的故人。所以,离开怡保时,我怀着无法久留的遗憾,想着以后再来此住一阵,却一直没有机会再去,但怡保却让我深深记住了。

在马六甲,我们住在老城荷兰街一间口碑极好的华人旅馆。这间旅馆外部结构保留老房子格调,质朴而富于韵味;大堂里面富丽堂皇又充满热情,摆放着东南亚风格的古董家具,巨大的古董花瓶插着阔叶植物;而真正的旅馆房间在后面延伸出的新楼,内里干净而现代化,房间设施齐全考究,早餐有中西式和东南亚风味,是一间非常国际化的旅馆。不同的是,旅馆的任何空间,包括走廊两端、楼梯拐角都有昂贵的古董摆设,显然,老板是位古董收藏家,不吝与客人分享他的收藏。

那天,我们在大堂欣赏古董时,老板过来与我们招呼问,你们是上海人吗?我听着你们在说上海话很亲切,我去过上海,我



很喜欢上海。这带称赞的招呼,让我们与旅馆老板之间立刻一见如故。这位马来西亚华人五十岁不到,T恤短裤人字拖,穿着随意得像街上草根气息的居民;但他戴一副眼镜,又有几分书卷气。没错,他原本是个中学教师,这是他与我们更熟悉之后告知。老板姓陈,我们称他陈先生。

隔天中午,我们在荷兰街一家专卖云吞面小店午餐。这家小店非常有名,虽然店堂小得只能放两张方桌。午后大太阳下,店内清静,我们点餐时陈先生也来了,把我们的单一起买了。我们在这家有些简陋的云吞面店,吃到多年难忘的云吞面。正是在云吞面的餐桌上,陈先生告诉我们,他原本在中学教书,因为喜欢古董,去乡下收集古董,做起了古董生意,在新加坡有房产。

不过,他穿得这么随意吃得这么简单,怎么也不像一个殷实的古董商人。

回新加坡不久,我接到陈先生的电话,他谦和地邀请我们周末去他家打乒乓球。打乒乓球?这倒是非常独特的邀请,我提出,希望带上我们的新加坡上海友人,正是这位友人介绍我们去住陈先生的旅馆。陈先生欣然答应,并告知,那天,他特地请了一位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体的历史教

授,也许我们会很多话题聊。

我们约好在荷兰村附近的地铁站,陈先生开车来载我们。友人说,荷兰村是新加坡的高尚区域。车子却离开荷兰村朝一片树林深处去,不用说,那是更加昂贵的宅地。

车子在两栋相距很近的豪宅前停下。退休教授已经等在客厅。我仍然记得与老教授有过近乎激烈的争论,因为历史观的迥异,这是否让做主人的陈先生有些尴尬呢?好像有一点,因为他不断招呼我们去打乒乓球,我们于是去打了几下乒乓。

豪宅内的一切很昂贵,因为都是古董,但主人招待很清淡,一壶清茶而已。这两栋房,只有我那无法安静一刻的儿子穿越过,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我好奇地问他看到了什么,他无法描述,只是简单告知,很多东西,很多很多。

转眼之间夏日来了。落地窗微微敞开着,白色的窗帘在微风中飘逸着,窗外的香樟树上传来阵阵知了的鸣叫声。

太阳升起来了,一颗颗露珠在叶尖处颤动着闪着晶莹剔透的光芒。晨雾在淡淡的晨辉中散去,映入眼帘的是无尽的绿在天地间挥毫泼墨般地描绘着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

碧绿的草地上星星点点地错落着一些小白花。孩子们和他们的宠物在草地上奔跑嬉戏。草地周围的香樟树似人们的避暑伞,枝繁叶茂的深绿的香樟树叶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阵阵香味。阳光在青梅泛着油光的、墨绿色的叶子缝里洒落下来,在地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花纹。

荷塘边翠绿的垂柳在微风中婀娜多姿地轻弹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荷塘里的荷叶充满激情地吸纳着烈烈的阳光,空气中突然有了一种跟绿有关的味道,让人们在一片浓浓的绿的庇护中,尽享清凉。这画面令我想起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夏天也是红色的。阳光在天空中发射出耀眼的火红色,将春天的淡绿深入至浓绿。这种绿不再单薄,不再稚嫩,它是这般幽幽葱葱地、生机勃勃地把生命的层次极尽展现。阳光的红与植物的绿,补色间的调和和搭配产生了更为华丽的、跳跃的、浓郁的视觉效果。

仲夏的绿啊,该如何形容它呢?它应该是厚积的绿,是醉人的绿。它是生命之色。

# 夏日的绿

徐音



漫步休闲小道,母亲身子歪斜、步履蹒跚,如蜗牛般艰难行。我被擦紧的手心传来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有如落水儿童向施救者伸出孱弱的小手。两水路程,得花上半个钟头。牵着母亲的手,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大人,母亲是小孩,大人正在教小孩学说话、学走路。

母亲不惑之年守寡至今,含辛茹苦,日夜操劳,“牵手”我们走过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即便如今我们弟兄均已成家立业,母亲还在为我们牵肠挂肚。

母亲无数次“牵手”坚强而有力、暖心而贴切。往事如烟,可在我们的人生履历上,一些“牵手”刻骨铭心,如今忆起,依稀如昨。

我六岁那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母亲牵着我们的小手到外祖母家做客。“呵,小乖乖!进来,快进来!”坐在八仙桌旁边正缝补衣服的外祖母一眼瞅见我

# 故乡的田园

邵光智

我沿着一条思想的小径,回到久违的田园。吉祥的春联,蕴含几千年文明,站在家家户户的门框上,诉说五谷丰登。

春风的手掌,抚摸着小溪里水晶一样的浮冰,冰河开裂,做了一个冬天的梦醒来,哗啦啦的歌声浮出水面,与鸟语衔接。所有返青的事物,在溪畔、沟壑、田埂、丛林、山岗,在房前屋后,统一用鹅黄淡绿画眼描眉,登上春天的舞台。花朵的语言喜气洋洋。苦菜花、荠菜花,随了山里人的秉性,朴素大方,从不娇气。桃树、杏树、梨树,将花蕾编排在枝头,等着蝴蝶蜜蜂,一起闹春。随后,故乡的山野,呈现一片花海。

农家院子里,鸡鸭鹅拍打着翅膀,牛羊闻到嫩草的芬芳,就要出门。

睡醒的麦苗开始生长,休闲的土地静美着待耕。故乡就是这么鲜活明亮。



短发略飘,裙裾轻摆,举步向前,一个女子的背影。一般需要三四笔,有时水分没控制好,裙裾不够飘逸,就比较难收拾,一幅画得重新来过。山树之间,山水之间,老屋小桥之畔,我将小小的背影安排在空白处,是走向远处?还是驻足凝思?抑或不过一个背影而已,不想不想,不成为什么。

大概是2015年开始画这个小小背影的,在一张又一张宣纸上密集练习,各种姿态,背面、侧面,长发短发,长短裙,行走停驻,添加手臂或者隐藏双手,林林总总,最后还是决定画现在的这个。某时在画一幅老屋小桥,就在左侧留白处添了这个背影,老屋旧墙和屋头的老树渲染一点青绿色调,于是在墨色的衣襟上添了一笔曙红,这幅画题为“时光流逝中总是留下一个背

影”。发友圈分享,一众朋友点赞,自然视为鼓励,但好几位朋友表示确实真心喜欢,觉得这个小人儿很有味道。对了,“小人儿”这个称呼正是友人董姐名之,以后若有画了小人儿上画只小蝴蝶,带一点点姿媚,好比女性内心的变化,其实画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觉得添一笔会灵动些,于是就画了。有时也会变化这个小人的姿态,不是背影,换一个静坐冥想的侧影,此时安坐,冥想,或内心纷乱杂沓,也无妨,只是坐着,小写意的兰草花侧画之,于一棵树的树顶画之,面对一团纷乱的线条画之,有了这个冥想小人儿,画面中似乎多了几分安静的期待。坐在传统意象的兰草旁,也许期许传递现代人如何安顿内心的可能。也许只是坐着罢了。纷扰的世间,安静地坐下来,片刻,许久,都好。

戊戌年间,翻出过去练习的一幅山水局部:纵向三列嶙峋山峰,上处,人到中年更甚,当然旧雨新知喝茶聊谈相处亦是欢,独处久了也不免孤单迟滞,不过内心之安适安谧非独处不可得,董姐之解读可谓深度共鸣并赋予了她自己的想象性感受。

有位医生朋友也喜欢小人儿,有次问诊时顺便聊起,她说她感觉小人儿并不孤独,给人一种虽然背过身去,但裙裾飘飘,依然很有活力的感觉。她尤其喜欢那一抹飞出去的裙角,很有动感,也带来美感。

这两位朋友为同龄人,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我们彼此有着共同的知识 and 时代背景,也许也因此有很多感同。但也有前辈师友及不少70后80后甚至90后也颇喜欢这个小人儿,或许生活在当下变化迅捷节奏快速信息杂沓的环境中,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不少共感,或许我们在各种投入或被动地面对世界时,也期望转过身去,情愿留下一个时光里的背影吧。

也有朋友虽然喜欢小人儿,但总感觉小人儿有点悲伤,徒然一个背影,不由慨然一番。于我倒是另

授,也许我们会很多话题聊。

我们约好在荷兰村附近的地铁站,陈先生开车来载我们。友人说,荷兰村是新加坡的高尚区域。车子却离开荷兰村朝一片树林深处去,不用说,那是更加昂贵的宅地。

车子在两栋相距很近的豪宅前停下。退休教授已经等在客厅。我仍然记得与老教授有过近乎激烈的争论,因为历史观的迥异,这是否让做主人的陈先生有些尴尬呢?好像有一点,因为他不断招呼我们去打乒乓球,我们于是去打了几下乒乓。

豪宅内的一切很昂贵,因为都是古董,但主人招待很清淡,一壶清茶而已。这两栋房,只有我那无法安静一刻的儿子穿越过,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我好奇地问他看到了什么,他无法描述,只是简单告知,很多东西,很多很多。

转眼之间夏日来了。落地窗微微敞开着,白色的窗帘在微风中飘逸着,窗外的香樟树上传来阵阵知了的鸣叫声。

太阳升起来了,一颗颗露珠在叶尖处颤动着闪着晶莹剔透的光芒。晨雾在淡淡的晨辉中散去,映入眼帘的是无尽的绿在天地间挥毫泼墨般地描绘着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

碧绿的草地上星星点点地错落着一些小白花。孩子们和他们的宠物在草地上奔跑嬉戏。草地周围的香樟树似人们的避暑伞,枝繁叶茂的深绿的香樟树叶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阵阵香味。阳光在青梅泛着油光的、墨绿色的叶子缝里洒落下来,在地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花纹。

荷塘边翠绿的垂柳在微风中婀娜多姿地轻弹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荷塘里的荷叶充满激情地吸纳着烈烈的阳光,空气中突然有了一种跟绿有关的味道,让人们在一片浓浓的绿的庇护中,尽享清凉。这画面令我想起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夏天也是红色的。阳光在天空中发射出耀眼的火红色,将春天的淡绿深入至浓绿。这种绿不再单薄,不再稚嫩,它是这般幽幽葱葱地、生机勃勃地把生命的层次极尽展现。阳光的红与植物的绿,补色间的调和和搭配产生了更为华丽的、跳跃的、浓郁的视觉效果。

仲夏的绿啊,该如何形容它呢?它应该是厚积的绿,是醉人的绿。它是生命之色。

# 为什么要画这个小人儿?

龚静

腰杆,别趴下!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我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1992年,我跟同事到桂林旅游,漓江客轮上迎面坐着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午餐时分,我们每人点一份简单的快餐,该男子却一人点了三道菜,净是螃蟹、龙虾、鳗鱼等名贵菜肴。不承想,该男子竟蜻蜓点水般随意夹取一些菜肴下肚,便将余下菜肴弃置不顾,扬长而去。目睹此景,我们尽皆惊叹,虽半米之距,举箸可得,却碍于自尊和情面而不敢伸筷取食。回来后谈及此事,母亲义愤填膺道:“这是暴殄天物呀!这种奢侈浪费、虚糜虚摆的不正之风,非得好好整治一下不可了!”母亲是“文革”时期“老高中”,堪称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让人眼热的知识青年。

2014年,我从乡镇调到县纪

一种安慰,笔墨间描绘出的这个小人儿竟然带来如此感觉,还有什么比作品引发观看者的兴会和审美更让作者欣慰的呢。

有时我会画在小人儿头上画只小蝴蝶,带一点点姿媚,好比女性内心的变化,其实画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觉得添一笔会灵动些,于是就画了。有时也会变化这个小人的姿态,不是背影,换一个静坐冥想的侧影,此时安坐,冥想,或内心纷乱杂沓,也无妨,只是坐着,小写意的兰草花侧画之,于一棵树的树顶画之,面对一团纷乱的线条画之,有了这个冥想小人儿,画面中似乎多了几分安静的期待。坐在传统意象的兰草旁,也许期许传递现代人如何安顿内心的可能。也许只是坐着罢了。纷扰的世间,安静地坐下来,片刻,许久,都好。

戊戌年间,翻出过去练习的一幅山水局部:纵向三列嶙峋山峰,上处,人到中年更甚,当然旧雨新知喝茶聊谈相处亦是欢,独处久了也不免孤单迟滞,不过内心之安适安谧非独处不可得,董姐之解读可谓深度共鸣并赋予了她自己的想象性感受。

有位医生朋友也喜欢小人儿,有次问诊时顺便聊起,她说她感觉小人儿并不孤独,给人一种虽然背过身去,但裙裾飘飘,依然很有活力的感觉。她尤其喜欢那一抹飞出去的裙角,很有动感,也带来美感。

这两位朋友为同龄人,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我们彼此有着共同的知识 and 时代背景,也许也因此有很多感同。但也有前辈师友及不少70后80后甚至90后也颇喜欢这个小人儿,或许生活在当下变化迅捷节奏快速信息杂沓的环境中,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不少共感,或许我们在各种投入或被动地面对世界时,也期望转过身去,情愿留下一个时光里的背影吧。

也有朋友虽然喜欢小人儿,但总感觉小人儿有点悲伤,徒然一个背影,不由慨然一番。于我倒是另



# 本命年三题

肖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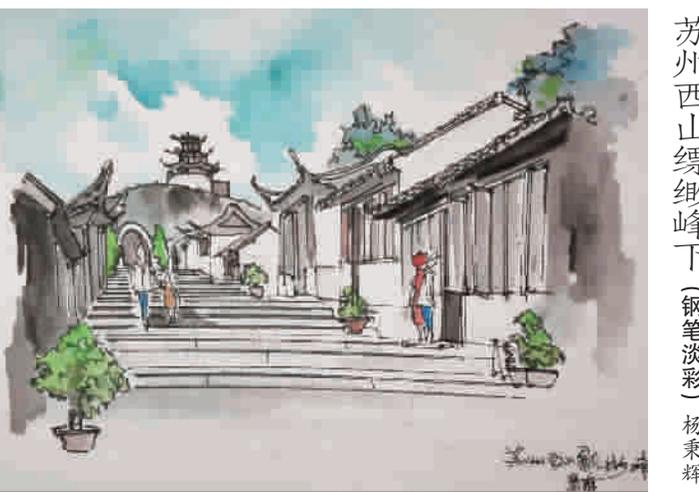
焰火腾空惹梦思,西窗剪烛有深期。雪原孤印梅花瓣,月夜风吹竹叶枝。一片云消荒作雨,万重影落老成诗。轮回四季春又到,又是纷纷雁叫时。

虎老常闲在远岑,家猪难过野猪林。各辞逝水云间影,共解流年马上琴。欲饮先邀深夜月,暂歌还谱少年心。中怀前事同谁说,春思堪怜几处吟。

蛰居面壁锁家中,不劳芳菲意未穷。燕语丁宁双锦鱼,桃花烂漫一尘风。无边春色经心绿,有限斜阳入梦红。莫上断桥思白雪,千峰云外总朦胧。

# 苏州西山缥缈峰下(钢笔淡彩)

杨秉辉



们,立马停下手中活儿,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对我们又是摸头发又是捏脸蛋,一着忙,竟差点儿摔倒。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外祖母的“三寸金莲”。

“外祖母年轻时可漂亮啦,是一朵‘村花’!别小瞧她走路不太方便,却是地道的‘女强人’哟!那年田里纠纷打官司,外祖母,一个顶俩,舌战群雄,据理力争,铁硬的把官司给打赢了!”母亲说。外祖母呵呵直笑,转身踮起尖尖的小脚,将挂在梁上的竹篮取下来。竹篮里净是饼干、香肠、花生之类的美食,外祖母平时舍不得吃,专等我们前来享用。

1984年的深秋格外寒冷,那天晚上,父亲与世长辞。我的情绪异常低落,意志极度消沉。此刻,母亲走了过来,用她那坚强而有力的双手攥住我说:“挺直

# 牵手“时光”

张少华

委工作,母亲获悉后说:“到县纪委工作好!可为整治贪官污吏、扭转不良社会风气做一些事。这我支持!你的父亲就是一个坚持原则、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人。今天,你走上纪检监察这个全新的工作岗位,一定要像你父亲一样,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当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2016年冬,母亲第二次脑出血爆发。一向坚强的母亲低下了头,顷刻间鬓发斑白,已然垂垂老矣。如今,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每次出行,都得我们牵手搀扶。

母亲,挺直腰杆,别趴下!就像当初您教导我的一样。请给自己一个坚强的晚年,我将还您一段行稳致远的“牵手时光”,直到您迈不开腿、走不动步子。

母亲的叮咛,“风轻云淡”,明请看本栏。

腰杆,别趴下!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我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1992年,我跟同事到桂林旅游,漓江客轮上迎面坐着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午餐时分,我们每人点一份简单的快餐,该男子却一人点了三道菜,净是螃蟹、龙虾、鳗鱼等名贵菜肴。不承想,该男子竟蜻蜓点水般随意夹取一些菜肴下肚,便将余下菜肴弃置不顾,扬长而去。目睹此景,我们尽皆惊叹,虽半米之距,举箸可得,却碍于自尊和情面而不敢伸筷取食。回来后谈及此事,母亲义愤填膺道:“这是暴殄天物呀!这种奢侈浪费、虚糜虚摆的不正之风,非得好好整治一下不可了!”母亲是“文革”时期“老高中”,堪称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让人眼热的知识青年。

2014年,我从乡镇调到县纪

不一样的母亲

责编:殷健灵



十日谈